

社会认知因素对儿童有关损人者情绪归因的影响

唐 洪 张梅玲 施建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文章简要介绍了儿童社会-道德发展领域中有关“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研究概况,回顾了儿童社会认知发展领域有关情绪理解和归因的研究,指出在损人者情绪归因研究中引入有关社会认知变量的必要性,并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儿童, 社会认知, 情绪归因

分类号 B844

近 10 多年来,有关“快乐的损人者”(happy victimizer)现象^[1]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这是一种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相脱离的现象,即儿童虽然知道损人行为不对,却认为损人者会感到“高兴”。而在成人看来,既然知道损人行为不对,就应对此感到不安或愧疚。

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已经进行了 10 多年。虽然它是一个情绪归因的问题,但主要在道德发展领域内进行。有关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快乐的损人者”现象产生的原因;另一个是“快乐的损人者”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综观已有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笔者认为,情绪归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而现有的研究却很少考虑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发展这一变量的影响,因此难以对研究中出现的不同结果进行解释。本文将从分析研究现状入手,对其中的社会认知因素进行探讨。

1 研究概况

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儿童虽然了解有关道德规范,但只把它当作一种知识,而未将它内化为动机^[2];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儿童有关情绪归因受到其移情能力的影响,如果儿童注意到受害者的情绪反应,他们判断损人者“高兴”的程度将会下降^[1]。但是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为什么被试会判断一个损人事件的旁观者感到“不高兴”^[2, 3]。

对于“快乐的损人者”现象如何发展变化这一问题,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有研究发现,4-8岁是发展的转折年龄,即4岁儿童基本是根据结果与意图的匹配关系判断损人者感到“高兴”,而8岁儿童则已经能够根据损人者违反了道德规范判断他感到“不高兴”^[2-4];但更多的研究却表明,在4-8岁这个阶段,儿童的有关发展是极为缓慢和微妙的,但没有发现翻转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损人者的情绪归因中逐渐出现了冲突的情绪,即被试判断损人者可能感到“高兴”,也可能感到“不高兴”^[1, 3, 5, 6]。另外,我国儿童中虽然也存在“快乐的损人者”现象,但似乎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儿童的特点。例如,有研究表明,我国儿童自4岁起,判断损人者“不高兴”的比例就占半数以上^[4];也有研究表明^[6],在假设的损人情境中,我国儿童对自己作为损人者的情绪判断不同于对故事中损人者的情绪判

收稿日期: 2000 09 20

断,两者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对故事中损人者的情绪判断虽几经波折,但总体上是“高兴”的情绪占优势,而对自己作为损人者的情绪判断,从4岁开始就是“不高兴”的比例高于“高兴”的比例,并且“不高兴”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持续上升,到6岁,绝大部分的儿童都判断自己作为损人者会感到“不高兴”^[7]。

研究中出现这样的复杂情况,与变量的复杂性是紧密相关的。复杂性来自两方面,即实验情境变量的复杂性和被试变量的复杂性,后者包括被试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认知能力,以及文化和教育因素等。而其中的社会认知变量与情境变量是紧密相关的。被试对情境的知觉和解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认知能力;而情境的复杂性使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对社会认知因素及其与情景因素的交互作用对被试情绪归因的影响进行探查,对全面、深入地了解儿童对损人者情绪归因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是十分必要的。以下就这两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2 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发展对情绪归因的影响

损人情境是复杂的;而它所引起的情绪也是复杂的。那么,这些复杂因素和复杂情绪在儿童的头脑中是如何表征的?儿童又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分析推理的?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儿童以下社会认知能力及其发展。

2.1 儿童对行为动机和意图的理解能力及其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兴起了有关儿童的心理知识的研究^[8, 9]。有关研究^[10]表明,儿童从3-4岁起,就获得了对人类行为和情绪进行因果解释和推理的知识,已经懂得人的行为基于其内心的信念(beliefs)和愿望(desires)。例如,他们知道一个人去某个面包厂买面包,是因为他想吃某种面包(愿望),而他相信这个面包厂做这种面包(信念)。这种基于某种信念和期望的行为将产生一个结果(例如,在那个面包厂没有买到想要的面包),而这个结果将引发人的情绪反应(生气、沮丧、失望等),情绪反应又会反过来修正和更新人的信念和愿望(不再那么向往和相信那个面包厂)。儿童能够依据有关某个人的信念和愿望的信息,来推测其行为,也能据此推测人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有关“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研究发现,儿童是依据“意图-结果”的匹配关系来对损人者的行为做出判断的^[2, 4],这反映了上述“心理理论”在儿童情绪归因中的作用。

既然儿童知道人的意图、动机、情绪、态度等心理倾向会影响其行为和对某事件的情绪反应,而向他们呈现的社会道德事件,可能为他们判断故事中主人公的这些心理倾向提供了线索。他们是如何通过故事情境来判断主人公的品质的?这些判断对他们的情绪归因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今后的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2.2 儿童社会归因能力的发展变化

研究发现,对于解释行为或情绪的各种因素,儿童给予的权重是不同的。如在人的原因中,幼儿更倾向于对暂时的心理状态(如意图、动机等)进行推测,而很少考虑人的稳定的心理品质^[11]。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社会归因的权重逐渐发生变化。例如,在预测人的行为时,小学儿童比幼儿更多地考虑人的品性(traits)这一因素;但到10岁以后,儿童根据品性来预测情绪的能力才出现较大的进步^[12]。

也有研究探查了儿童对人的行为意图进行归因的原则。研究发现,儿童对这些原则的

掌握和使用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儿童进行因果解释所遵循的原则是有层级性的^[13]。儿童最早掌握,也是最占优势的判断他人意图的原则是匹配原则^[11],即如果某个行为的结果与其意图相匹配(即好的动机有了好的结果,或者计划做某件事,而实际上又做了),那么该行为就被判断为有意的。虽然学前期儿童也能依据行为是否可由行为者所控制(监控原则)、行为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以及是否有明显的外部原因(折扣原则)等客观原则来进行意图判断,但匹配原则在学前期儿童的意图判断中仍占有主导地位;而大些的孩子则能比较一致地应用这些客观的原则来对人的意图进行判断^[14]。

儿童根据人的品质进行情绪归因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虽然少有研究报告学前儿童根据人的品质来进行社会情绪归因,但有研究证明,这种能力在儿童7、8岁时已经开始出现^[12]。故事情境对主人公的描述,为儿童判断其品质提供了依据,儿童是如何据此判断人的品质的?他们对人的品质的判断如何影响其社会情绪归因?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2.3 儿童理解复杂情绪的能力及其发展

Arsenio^[11]认为,儿童对损人事件的情绪归因由“高兴”向“不高兴”的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微妙的渐进的过程。学龄初期儿童已经开始认识到,损人者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的情绪反应。因此,儿童理解冲突情绪的能力,可能会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演变发展有所影响。

Donaldson 等人^[15]对儿童理解冲突情绪的能力进行了探索。研究中发现了儿童的不同发展水平。水平0:儿童能够正确识别单个的情绪反应,而不能理解多重情绪(包括冲突情绪)的存在。水平(1)儿童能够理解多种情绪,包括冲突情绪的存在,但他们所理解的冲突情绪是针对不同的行为事件的,即这些情绪是顺序发生的,而不是同时出现的。水平(2)儿童能够认识到同一个人或针对同一件事可能产生冲突的情绪,并且能够考虑到情绪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但他们还不能理解混合的情绪,不能理解过去的记忆或内部的心理过程是如何影响当前的情绪的。水平(3)儿童能够理解混合的情绪,认识到针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情境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冲突的情绪,并能够把当前的情绪与人的记忆、思想和态度等协调起来。研究发现,儿童理解不同冲突情绪的能力呈现出系列化的发展模式,4、5岁儿童大部分处于水平0或1,大部分7、8岁儿童处于水平1或2,而10、11岁儿童则主要处于水平3或2。

另有研究从理解混合情绪的角度,来研究儿童有关发展^[16]。研究发现,儿童理解同时出现的情绪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水平。水平0:儿童不能理解同时出现的多种情绪。水平1:儿童能够理解针对同一对象产生同类(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如因为弟弟把东西弄乱了而感到伤心和生气。水平2:理解针对不同对象同时产生同类的情绪(如因为没有事情可做而感到无聊,同时因为妈妈惩罚而感到生气)。水平3:理解针对不同对象同时产生的不同类情绪(如因为担心妈妈惩罚而感到害怕,同时因为能看电视而感到高兴)。水平4:理解针对同一对象产生的不同类情绪(如奶奶来看我,我很高兴,但生气她没有给我带礼物来)。根据Harter等人的研究,4-5岁儿童大部分处于水平0,5-7岁儿童大部分处于水平0、1或2,大部分7-9岁儿童处于水平1、2、3,大部分9-11岁儿童处于水平2、3、4,而11-12岁儿童则大部分处于水平4。

还有研究用等级评定方法来探查 7—20 岁被试对自己在各种假设情境中的情绪预测^[17]。研究发现,虽然在实验情境中出现了年龄的主效应,但即便是 7、8 岁儿童,也已经能够作出与成人的模式相似的情绪预测,即在大多数实验情境中预期自己会产生多于一种的情绪反应,如愤怒时同时感到伤心或害怕,快乐的时候同时感到爱。该研究要求被试对不同情境下可能产生的各种情绪进行等级评定,这种方法比开放式的访谈法更能灵敏地探测出儿童的反应。因此,在今后有关损人者情绪归因的研究中,应考虑用更敏感的手段探察儿童对多种可能情绪的预期。

3 情境线索明显性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在真实情境中,幼儿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人的某些情绪反应及其强度,但却不能准确地判定其原因,他们对情绪原因的判断受到线索的明显性的影响^[18]。这与儿童缺乏社会经验和足够的认知能力有关。因此,儿童社会认知能力与情境因素之间是存在交互作用的。在研究中必须考虑到以下复杂的情境因素对儿童知觉和理解的影响。

3.1 影响情绪的复杂因素

损人情境中影响情绪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人因素,也有情境因素。Miller P. H. 等人^[11]曾对影响社会行为的人的因素和情境因素作了详细的划分。

Miller 认为,人的因素可以划分为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中包括暂时的心理状态(如意图、动机、情绪、信息加工积极性等)和稳定的品质如人格特征或智力等;生理因素包括不可观察的因素(如生理状态、生理的脑)和可观察的因素(外表、行为等)。

而情境因素也可划分为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两种。前者如其他人的偏好、命令,奖励,社会压力等,后者则是指实物(如诱因等)、情境-环境因素(如噪音水平、物理障碍、任务参数等)和故事变量(假设事件、真实事件)。

3.2 损人者可能出现的复杂情绪

由于引起情绪的因素复杂,因此损人者产生的情绪也可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例如,可能因为达到目的而感到开心痛快,同时因为损害他人利益而感到内疚,或者因为后果严重而感到害怕,或因为看到受害者的痛苦而产生同情,等等。

在有关研究所用的故事中,既存在可能导致损人者“快乐”的因素,又存在可能导致损人者“内疚”、“害怕”、“惭愧”等的因素;而各类线索的明显性和可解释性是不同的。例如,损人者的损人动机(如拿走别人的玩具、食物,报复等)通常是被明确告知的,损人的后果(如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是明显的,这些归因线索可能容易使被试作出损人者“高兴”的情绪判断;而损人者的道德观念、品质等归因因素,被试就可能难以推断出来。如果提高后者线索的明显性,使它容易被儿童所认识,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当然,这一方面的研究需要考虑儿童是否已经懂得人的稳定心理特征,如品质等会对其情绪反应有所影响。这就需要考察情境因素与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因素的交互作用,将两方面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过去有关“快乐的损人者”的研究选取了不同损人情境(如伤害、私拿他人财物、欺骗等),考察了不同的结果(达到目的、未达到目的)、后果的不同严重程度、损人者与受害者的不同关系等因素的效应,以及不同主体(自己或他人)归因之间的差异及其发展变化。

有关儿童社会道德情绪归因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儿童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发展的丰富知识,对于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需要综合考察各种内外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把社会认知有关变量引入社会道德情绪归因的研究,将有助于剖析研究中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结果,大大增进人们对儿童有关发展的了解。

参考文献

- [1]Arsenio W F, Kramer R. Victimizers and Their Victims: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the Mixed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Moral Transgressions. *Child Development*, 1992, 63 (4): 915-927
- [2]Nuner-Winkler G, Sodian B.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Moral Emotions. *Child Development*, 1988, 59 (5): 1323-1338
- [3]Arsenio W F.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the Situational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Social-moral Events. *Child Development*, 1988, 59 (6): 1611-1622
- [4]顾海根, 李正云, 李伯黍. 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匹配关系对儿童道德情绪归因的影响. *心理科学*, 1992, 15 (3): 8-12
- [5]Arsenio W F, Fleiss K. Typical and Behaviorally Disruptiv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moral Ev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6, 14: 173-186
- [6]李正云, 李伯黍. 4-10岁儿童道德情绪归因研究. *心理科学*, 1993, 16 (5): 274-278
- [7]唐洪, 方富熹. 关于幼儿对损人行为的道德判断及有关情绪预期的初步研究. *心理学报*, 1996, 28 (4): 359-365
- [8]Flavell J H. Cognitive Development: Children's Knowledge about the Mind.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9, 50: 21-45
- [9]Flavell J H, Miller P H. Social Cognition. I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8. Vol. 2: 882-886
- [10]Wellman H M, Gelman S A. Cognitive Development: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Core Domai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2, 43: 337-375
- [11]Miller P H, Aloise P A.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Behavior: A Review. *Child Development*, 1989, 60 (1): 257-285
- [12]Gnepp J, Chilamkurti C. Children's Use of Personality Attributions to Predict Other People'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Child Development*, 1988, 59: 743-754
- [13]Shultz T R, Fisher G W, Pratt C C et al. Selection of Causal Rules. *Child Development*, 1986, 57: 143-152
- [14]Shultz T R, Wells D. Judging the Intentionality of Action-Outcom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5, 21 (1): 83-89
- [15]Donaldson S K, Westerman M A.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Ambivalence and Causal Theories of Emo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6, 22 (5): 655-662
- [16]Harter S, Buddin B J.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multaneity of Two Emotions: A Five-stage Developmental Acquisition Sequ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7, 23 (3): 388-399
- [17]Wintre M G, Polivy J, Murray M A. Self-Predictions of Response Patterns: Age, Sex, and Situational Determinants. *Child Development*, 1990, 61: 1124-1133
- [18]Fabes R A, Eisenberg N, Nyman M et al. Young Children's Appraisals of Others' Spontaneous Emotional Reac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1, 27 (5): 858-866